cmchao / July 31, 2017 12:51PM
[原住民文學可以用漢語創作嗎？——卑南族作家巴代＆馬翊航的文學相對論](#)
原住民文學可以用漢語創作嗎？——卑南族作家巴代＆馬翊航的文學相對論
BY 部落好朋友 · 2017/07/30

Screen Shot 2017-07-30 at 14.50.58

你讀了原住民作家的文學作品嗎？

巴代：

前幾回吹噓了關於部落、個別的閱讀經驗與創作啟蒙，這一回我們嘗試著說說：如何閱讀原住民文學。但話說在前頭，我是一個原住民身分的作家，不是文學研究學者，也缺乏相關的訓練，要談如何閱讀原住民文學作品，是一件很讓我心虛的事，所以，就留給專業的馬翊航來說。

我闢個小徑，說一說，早些年關於「原住民文學」的某些議論以及我的作品被閱讀的小細瑣。

「原住民文學」的議論始終存在，在我正式發表作品的 2000 年以前，就有不同的主張。

有主張不論身分為何，只要以「原住民」為題材的文學創作，都可以稱之為原住民文學；有主張以身分作為識別，只要具有原住民身分，不論其書寫題材、作品性質為何，都可以納入原住民文學的範疇。後者甚至作為日後「山海文化雜誌社」辦理原住民文學獎徵稿的門檻條件。另有吳錦發先生所倡議的，非原住民身分者所書寫，涉及原住民題材的文學作品，稱之為「山地文學」。

這些議論並沒有造成我的困擾。一方面我出道晚，這些議論早有定見，各有重量級的學者支持，輪不到我來再定義與爭辯。我所遇到比較直接的議論是關於「族語創作」與「漢語創作」的爭辯與挑戰。

巴代：族語與漢語創作都有其必要性

如果浪漫地認為族語創作能取代漢語創作，甚至否定中文創作也能深刻的傳達民族情感與文化內涵，恐怕也弄擰了文學創作的本意，既不真實也悖於現實。 相較於由「山海文化雜誌社」獨立找資源辦理的文學獎，所積累的漢語文學作品與作家，教育部為了推廣族語文字化，編列預算投入了相當大的資源，辦理了幾回的文學營與「族語文學獎」，並由此產生了以各族語為創作工具的各族作家 —— 這些作家的產生，壯大了各民族創作的梯隊，卻意外地帶起了「原住民文學」必須由族語書寫的議論，認為真正的原住民文學必須是由族語完成的說法。

個人因為過去幾年，有機會協助山海雜誌持續辦理文學營與文學獎，本身又以中文大量的創作，自然也成為一些「有話要說」的族語創作者的「對話對象」。

我個人認為，族語創作或者漢語（中文）創作都有其必要性；就創作而言，各有其藝術的要求標準，彼此並無衝突之處。

族語文字化是近 20 年大力推展的族語補救措施，亦被視為民族傳統文化流失的最後一道防線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然而，十幾二十年的推廣看來，以目前流通成效來說，也僅見於少數族語老師之間的文字溝通。至於要成為文學作品，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醞釀累積，且也未必見得是族語老師能完全勝任的。需要更多創作者的投入、積累、發酵才有可能在各自的民族內部流通，畢竟文學創作不等於文字記述那樣的單純。

族語創作確實有保存語言或者活化語言、精緻化族語的功能與優勢，但就文學所要傳達的思想、文化與內涵，在普遍

熟悉中文使用環境的現代，漢語書寫的文學作品更直接與具有流通性，方便族人與異族能較少障礙地進入作品的世界，其關鍵在於漢語文字的通用性與普遍性。

如果浪漫地認為族語創作能取代漢語創作，甚至否定中文創作也能深刻的傳達民族情感與文化內涵，恐怕也弄擰了文學創作的本意，既不真實也悖於現實。

原住民文學的讀者在哪裡

回過頭來說，難道以中文寫就的漢語文學作品就一定能廣為流傳嗎？

達悟族的夏曼．藍波安，泰雅族的瓦歷斯．諾幹等名氣廣大的資深原住民作家，基於市場銷售成績與各自民族的回饋程度，應該有不同的感受吧。我雖然不是暢銷作家，但也有一些自己的經驗。

近幾年先後接受過不同的訪問，媒體，甚至為了課堂作業的學生，正式或不那麼正式，我注意到有一定的比例會問起：我的部落或者同民族的其他卑南族部落，有沒有閱讀我的作品？他們怎麼看我的文章、書或作品？

這個問題很善意，也充滿關懷，但我始終覺得哪裡怪怪的，總覺得訪問一般作家，除非第一次出書，理應不會被問到這類的問題吧？以至於回答此類的問題的時候，總是含混地說「有！很喜歡！」，深怕繼續延伸問到「為什麼沒有？」、「為什麼那樣？」。

撇開不喜歡不舒服的情緒，我這麼地含混回答，其實有些不得已。首先這必須有個市場調查的前置作業，才能有一個可以說服人的結果，但我怎麼可能會去幹這等事？另外，卑南族人口 1 萬 2
千左右，儘管不多，甚至比我現在居住的 20 棟大樓社區的人口還要少，但是各部落散居的幅員與族人就業性質，加上我遠居高雄市，又如何可能去調查有沒有人閱讀？誰有意見、看法？

依我不太科學的想像，那些問題的形成，應該跟我是「原住民」的身分有關。提問者比較沒有「部落」概念，也許會習慣性地想像所有「部落」或者「族」，是一個緊密關係，彼此相聞的聚落人群，一個人有了什麼可以掛上嘴巴的，就一定傳遍所有人吧。

巴代認為，族語創作或者漢語創作都有其必要性。（Credit: 巴代）
不過，部落還真有一些人讀我的文章呢。2000 年我的短篇小說〈薑路〉在《中國時報．人間副刊》連載了 4、5 天，在年底年祭期間，我第一次聽到有人稱呼我為作家，那是家族的一位遠房表妹。在大獵祭的營舍裡，也有幾位與我年紀相仿的人，因為文章勾起了大家童年做零工、背生薑、拉竹子、打梅子的共同經驗記憶，他們稱讚我的描寫寫實動人。直到後來我開始出書《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》系列，閱讀的人便扎扎實實地增多，許多卑南族年輕人從我的書上了解到部落與民族過往的，歷史文獻紀錄與耆老間的口傳故事，驚嘆之餘，有疑惑也有更多的肯定。只是我不知道其他的原住民族群裡確實的閱讀群眾有多少？讀者在哪裡？

至於，部落之外，我得到的回饋更為明顯，越來越多的讀者因為閱讀我的作品，開始認真思考卑南族、大巴六九部落；或者更警覺到原住民各族與漢民族之間的不同；更謹慎地面對原住民族各族之間的差異，也更願意思考「原住民史」與「台灣史」本質上的殊異；越來越多的朋友願意讓我知道他們擁有我完整的作品，這些都讓我感到虛榮與感動，因而更珍惜目前所擁有的寫作能力與機會。

我想這些都已經超出了什麼文學，或者使用什麼文字書寫的議論，而在於我是不是跟其他的原住民作家一起努力了，一起累積了可以被翻閱的作品付梓面世。

說到這兒，我忽然好奇了，在過去的 25 年間，台灣原住民作家投入寫作與出版的約有 17 人，合計出版了近 80 本的

書籍，這其中包括小說、散文、詩、報導文學、評論，內容涉及文化、歷史、社會、愛情、戰爭與奇幻。讀者朋友，有了多少的閱讀？可曾帶給您不同的喜悅與震撼？

馬翊航，開始在文學與卑南族相遇

馬翊航：

1991 年，孫大川《久久酒一次》出版，很快地出現在新竹姑姑家的書架上。那時書架上並列的文學暢銷書，還有席慕蓉的《七里香》、時報版米蘭．昆德拉的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。那奇異冗長的書名攫獲了我的眼光，而且長久以來也只記得這個。我知道《久久酒一次》與我們卑南族相關，但以為只是說酒久久喝一次，不宜多飲。那時對我的吸引力，遠遠不及《七里香》中那細密優雅的針筆插圖，以及《讀者文摘》中的「莞爾集」。

我只要想起建和部落東方潮水上大風湧動，兩羽空腹的姊弟鳥，就莫名地難過。但我從來也沒有問姑姑，為何只告訴我這個故事，彷彿那承受與寄寓了家族中所有難言的情感。那個暑假夜晚，姑姑除了說笑話給我聽，也講一些故事：她小時候的某天夜晚，大人們傳言名為 Suniuniu 的女神，百年一遇，將隨滿月現身海上。灰黑的天海之間沒有邊際，飄搖幻動的雲影使月光更為隱密。經過漫長等候，一張高貴寧靜的面孔自雲中凝聚，浮現。眾人失去聲音，只是靜靜地注視著那隨即消散的女神面影。那故事中的滿月之海，與我記憶中從
Kasavakan（建和部落）視線越過田地看見的太平洋完全不同。後來我並沒有在別的地方聽過類似的故事。

另一個故事是關於姊弟鳥的由來：父親出外打獵，由姊姊看顧弟弟；不疼愛子女的母親在田中，用熱水燙煮著芋頭。香味傳來，飢餓的姊弟哀求著，媽媽給我一些芋頭的皮好嗎，然而母親飽食完所有芋頭後便離開了。姊弟傷心欲絕，看見天空飛翔的小鳥，幻想或許化身為鳥，即能與父親相會。姊姊撕開背負弟弟的背巾擬作飛翅，餘布絞扭作尾羽，以挖芋的小鋤為喙，反覆跳升跌落，終於躍高過竹叢，慢慢地變成了兩隻鳥。姊姊對弟弟說，東方海上的飛蟲大，由我去捕食，西方山上的小蟲當由你去啄覓，我們將在東方的潮水交會處相會。姊姊反覆叫喚著 nga
nga—i，弟弟叫著 tu tu ru—i，拉著尖銳的長音，在天空哀泣盤旋著。

多麼哀傷的故事，我只要想起建和部落東方潮水上大風湧動，兩羽空腹的姊弟鳥，就莫名地難過。但我從來也沒有問姑姑，為何只告訴我這個故事，彷彿那承受與寄寓了家族中所有難言的情感。

我後來在曾建次神父編著的《祖靈的腳步》中，讀到了這個故事，彷彿確認這些記憶並非幻想。就像我日後在《卑南族的音樂》 CD 之中，聽見那幼時外婆曾經輕輕吟唱的搖籃曲，u wa u…… u wa u……
那以細微半音升降的旋律，像搖晃的階梯，在過去與現世的畫面中輕微地擺盪，下沉。

輕輕提醒你，那預存於體內的聲音，並非多餘的幻視。只是隨著時間過去，故事也只是寄存著，並沒有變得更亮，也沒有變得更暗。

巴代老師對於「族語創作」與「漢語創作」的論辯，在作品裡面，卻以實際的創作，將他體內的故事，彈性與自信地展現出來。漢語與族語或並置，或轉譯的效果，有著多重的軌跡：在《走過》，那是小說主人公生命歷程中多語、多名、多身分的特殊境遇；在《巫旅》，成就了古老巫力對現代巫師的引導與召喚；在〈母親的小米田〉裡，一首以母語寫就的詩，連結了與母親之間，關於小米田的細微記憶。

我理解巴代老師在「有沒有族人看你作品」的提問中，感受的怪異感受：一是來自於閱讀人口的難以量化；二是對於卑南「族」人群聚落體會的落差。不過也如同巴代老師當初〈薑路〉在《人間副刊》連載時，所勾起的共同記憶，進行中的「文學相對論」，或也啟動了我們與部落族人之間的又一次連結。

2013 秋天，巴代老師鼓勵我參與第一屆的「卑南學研討會」，那年我試著討論巴代老師的長篇小說《走過》。那場研討會與我過去所參與的研討會大不相同，除了場內有向來我所敬重的同族的作家、師長，台下更有許多來自部落的族人與親人。我花了一段時間才理解，作一個原住民文學的寫作者或研究者，如何重新思索關於「內」與「外」的分

隔（或未可分隔）。孫大川教授在那次開幕說，所謂卑南「學」，是一門敞開的，對話的「學」問，同時也是學習的「學」，是仿效、重新踐形、活出身體經驗的。

只是這從來不容易，也不見得愉悅。

文學之下，原住民之名的咒與困境

我猜想那必然是正宗的，原味的，本色的，忽略那些作品底下，也有原漢之間的長途跋涉。2005 年夏天，在花蓮有場盛大的原住民文學會議，我見到許多我認識與不認識的原住民作者與研究者。晚宴結束後，在美崙中信飯店外的草地上與許多人飲酒談話，夏曼．藍波安、乜寇．索克魯曼、黃國超、陳芷凡、甘炤文、陳允元…… 我恍惚地聽著夏曼老師在微醺之中，形容那蘭嶼海水的冰涼，厚重近乎濃縮的質地。酒後斷片的我，第二天研討會談什麼全忘了，只記得那有著包覆性，海水一樣的晚風與語言。

後來與其說我開始閱讀原住民文學，毋寧是想偷竊那些具體成形的經驗：我試圖記憶與領略，霍斯陸曼．伐伐筆下關於生命、禁忌、死亡的精靈圖像；或夏曼．藍波安《冷海情深》中，「好多眼睛的天空」，「用小魚來孝順即將落海的夕陽」，「海的主人沒有雙眼，只有暗流、漩渦」，那些成為漢語之後閃現陌生智慧的句子。

我猜想那必然是正宗的，原味的，本色的，忽略那些作品底下，也有原漢之間的長途跋涉。

我堆放著的那些體感，很長一段時間像是被奪取聲音，堆放在房間裡，注視著自己的死寂。祭典時
kamlin（排鈴、鈴鐺）的聲響，月桃葉的氣味，曬乾的檳榔，山地歌，野犬，金紙灰……
這些零碎的，散落的記憶，像外婆手中十字繡的繡點，必須通過漫長的時間來兌換，連綴。

我以為那些記憶永未可能成形，那是我設下的咒與困境。

我想起太巴塱部落的 Nakao Eki Pacidal 創作的《絕島之咒》。這是一本看見咒，尋找咒，化解咒（或與之共存）的小說。從一樁神秘的死亡事件，讓幾個背景相異的原住民青年，開始追尋死亡與詛咒背後的核心。那帶著凶險的傳說，其實更暗示著都市原住民、年輕一代的原住民，在當代社會中的精神危機與迷惘 —— 而以咒名之。

小說中的日本老教授荒木說：「名字。名字就是咒。」小說中的高洛洛、阿浪、里美、海樹兒、芎、key……
這些名字來自不同的文化血緣與家族記憶，有其承擔與失落，以及不同的困惑與咒境，等待被辨認與化解。

我不知道那曾被我跳過的《久久酒一次》，是否跟那些神祕零碎的體驗被預留著。因為竟然在 20
年之後，我方才體會這段話：

在條件未成熟以前，我還是鼓勵那些被語言綑綁的原住民青年，勇敢地向漢語敞開；用更好、更靈活的漢語駕馭能力，精確地、生動地將自己或原住民酸、甜、苦、辣的經驗說出來、寫下來。

所以，咒還是咒嗎？

（本文原標題為〈【文學相對論】巴代VS.馬翊航（五之四）閱（悅）讀原住民文學〉，原刊於《UDN
讀書人》。非經同意，不得轉載。）

馬翊航認為，在條件未成熟以前，被語言綑綁的原住民青年仍應勇敢地向漢語敞開，精確生動地將自己或原住民酸、

甜、苦、辣的經驗書寫下來。（Credit: 李謙）

關於作者

巴代，卑南族 Tamalakaw（大巴六九部落）。曾獲長篇小說金典獎、吳三連獎等，著有長篇小說《暗礁》等九部，短篇小說集一冊，研究專書兩冊。短篇小說主要關懷原住民族在現代社會的適應，長篇小說則以族群歷史、文化作為創作素材，作品的特色具濃厚的歷史現場感，豐富的文化意象與細膩的戰爭情緒，作品有極高的辨識度。

馬翊航，1982 年生，水瓶座。父親來自卑南族 Kasavakan（建和部落）。台大中文系畢業，台大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，博士論文以台灣文學中的戰爭書寫為主題。寫詩，寫散文，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、台北文學獎、花蓮文學獎、原住民族文學獎。現居池上，寫作度日，也幫父親賣米。